

震撼心灵书系

When Spring Comes

春天的故事

主编 高连营 李金凤

人为什么总是要在失去之后才后悔，才醒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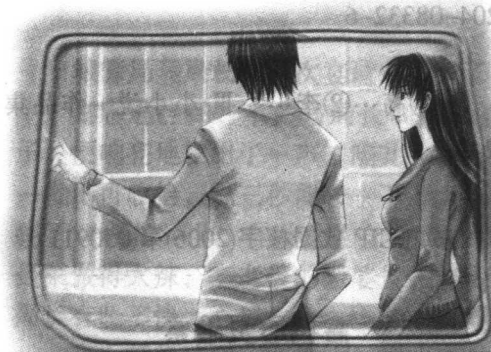
生命因为残缺而美丽？我宁愿不要这样的美丽。

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相识，天地间每分温暖，朋友间每一个知心的默契吧。

好好把握，好好珍惜你该珍惜的，莫等失去空遗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春天的故事



——震撼心灵书系

主 高连营
编 李金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心灵书系/高连营、李金凤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04-08332-6

I.震… II.①高…②李… III.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911 号

震撼心灵书系

高连营、李金凤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1975

发行电话:010-87713181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0

字数:35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7-204-08332-6/I·1753

(全 20 册)总定价:59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做为震撼心灵系列，文章语言精辟，哲理颇多，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





落花依旧

盛血木芙蓉	3
落花依旧	7
乡梦	8
水果湖	11
红豆	52
珍惜	53
从头再来	54
春天的故事	56
那时花开	58
灯下	60
在水一方	62
风景迷	64
呓语	69
仁语	71
弦叶	74
那缕阳光	80
绯闻萧萧	81
烟火	84
骑士的圣杯	86
心情物语	89
乡情	92
星语心愿	94
偶感	96
感悟中的家	99
心灵的砝码	101
简单的快乐	103
雪在烧	105



瓶子	107
无权忘却的回忆	111
感受孤独	112
黑夜漫笔	114
寂寞的《花火》	116
有人等,有人不等	118
回归	119
我的孤独心情	121
岁月有痕,水无痕	123
学会鼓励	125
爱,不要轻言	126
我只看到我的眼泪在飞	127
另一种爱	136
蝶变	139
彷徨月夜	143
所谓青春,所谓怀念	146
闪回	149
忽尔今秋	154
想“流泪”	157
相遇	164
圆儿时的梦	166
百年孤独	169
迷惘	171
梦断蓝桥	181
美丽的错误不可再继续	183
人生的左岸	186
悲怆奏鸣曲	188
如此脆弱	193
彼岸烟火	197
母亲的笑	210
局长的囍儿	217



感血木芙蓉

无人的城市，凝固的窗口，唯有一位老人的目光短暂地活过那么一阵。

儿子终于忍受不了老张的种种“怪癖”，没等晚饭吃完就当着媳妇和孙子的面发了火。

老张半口饭含在嘴里，半晌才微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儿子的脸，然后眼神灰暗地落回到了饭碗里。他硬生生把那半口还没嚼烂的饭咽了下去，默默起身离开了饭桌。老张从卧室吊柜里拿出一个塞着他的衣服的提包，然后看着地板说：“我还是搬回老屋去住吧。”

“就会拿搬回老屋来吓唬人。”媳妇轻声嘀咕着，一扭身进了厨房。

老张的目光从地板的这一头移到了门口那一头，然后脚步挪到了门口，换上自己的鞋子，拉开了门。

儿子没有象往常一样地抢走他手中的提包，亦没有挡在门前。老张迟疑了一下，拉上了儿子家的防盗门，拾阶而下。

步行了三十来分钟，老张回到了属于自己的老屋。老张站在黑暗里瞅着这间屋子，这是老张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屋，他就是在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看着儿子一点一点长大，然后又看着儿子离开的。

第二天老张早早起了床，淘了抹布在屋子里擦灰。就那么几件旧家什，却擦了那么久。老张一件件地拿出橱里的东西，擦一擦，然后又放回去。老张没想到儿子小时候玩过的玻璃弹子居然还留在这个橱里，红心的，绿心的，桔黄的，还有黑的，蓝的，

一颗颗磨糙了表面，挤在一个小纸盒子里，亲密得象是患难中的一家人。老张拿着纸盒子轻轻晃了晃，它们哗哗地响着，象是惊醒的往事，弹子朝下的一面是清晰的，而朝上的一面却是蒙尘的。老张又淘了淘抹布，一颗一颗仔细地擦着那些玻璃弹子。

老张擦灰的过程中又淘出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儿子小时候用过的望远镜，能看清一百米到一公里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太近了却看不清，就象这望远镜，一百米内的东西就是模糊的一片，所以老张站在屋子里把望远镜放在眼前，脚根立在原地身子转了大半圈，却什么也看不清。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些老照片，无非也就是儿子的，老伴儿在儿子出世的时候难产死去，说是老伴儿其实还挺年轻的。

可能是没吃东西，又干得太久了，老张开始感到有点眩晕，于是他想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休息，可那把折椅足足让老张折腾了五分钟才打开。老张拉开了阳台上的窗，坐了下来。他的视线刚刚能看到平行于窗台之上的东西。整个城市象是才刚刚要苏醒过来，蒙着一层薄薄的雾。这层薄雾象是把远处和近处的建筑物做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划分，前景，还有背景。近处的一幢楼很旧，其实是和老张的老屋所在的楼房一样的一幢老式筒子楼。老张看到的是这幢楼的侧面，灰暗的墙面有新近修补抹上去的斑驳的水泥痕迹，脱落了油漆的小铁窗或半开着，或紧闭着，楼房的边缘伸出几根晾衣服的竹杆，一把灰灰的拖布搭在上面，或许还在滴滴哒哒地淌着水，他想，但很快老张又认为或许那拖布早已经干了很久了，而且落满了灰尘。

老张拿起儿子小时候玩过的那个望远镜放在眼前，一阵令人眩晕的晃动之后，望远镜的镜头终于能定格在远处的楼群之间。一个个窗口紧凑地挤在它们的表面，唯恐一个不小心就会丧失了一席之地，而一台台空调机也同它们一样，见缝插针地挤在各个窗口之间的空隙里。在望远镜引导着老张的视线慢慢移动的时候，他突然想，当年儿子在这个望远镜的背后，看到了什么？当他一个人经常站在这个窗前往远处看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这个窗口，离开老屋还有他的老父亲老张，然后到远

处去，住到就象对面那样高高的大楼房里去？老张放下望远镜艰难地揉揉眼睛，然后又躲在那架望远镜后面张望。哪一个窗口会是儿子的呢？儿子现在正在干什么呢？可是他突然又觉得那些窗口都是空荡荡的，甚至他觉得这座城市都是空荡荡的，因为他突然觉得记不起儿子长什么样子，想不出儿子正在干什么。老张又放下了望远镜。一群鸽子在楼群之间的灰白空间里飞过，或许只有它们在振翅飞翔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生命的延续。

刚刚升起来的太阳在慢慢增加热情，它是唯一能穿透这层薄雾从背景中走出来，从过去来到老张的身边的东西。这缕光线挟着回忆，带着温度。

老张的视线终于疲惫地收了回来，落在了窗前的木芙蓉树冠上。从前他也不知道这树叫什么名字，只是觉得这树开出来的花一点儿美感也没有，粉红的一朵，白的一朵相杂着，花型象极了绢花，或是纸花，就象是花圈上扎着的那种，而且连一点隐约的香味都没有。但那时候老伴儿却告诉他许多关于这花的事情。他一直就叫那年纪轻轻就死去的妻子为老伴儿，因为每当他立在窗口看着这些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妻子还在身边，陪着他一点点地变老，然后讲：“这花叫木芙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花和别的花不一样？一般的花，同一株上的颜色是一样的，而这种花有些是粉红的，有些是白的。没错，它没有可人的花型，也没有迷人的香味。可是如果你认真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花的神奇之处。它们在绽放之初是浓浓的红色，盛放的时候慢慢转成了粉红，而到了凋落的那一刻却是洁白的。”老伴儿一直管它们叫“盛血木芙蓉”，凋零的时候便是它们心血干涸的时候。后来老张还观察到这种花的花期很短，越是这种时候他越会想起老伴儿。他觉得老伴儿就象这花儿。是他轻轻播下了种子，怀胎十月就是老伴儿的花期，短暂，却耗尽了生命。而他呢？他的花期呢？

老张开始翻看那些旧相片。

这是那一年，儿子四岁的时候。那时候儿子总是不肯去上幼儿园，每次送去都会哭很久，直到老张离开了才不知道该哭给谁看就停下不哭了。那张相片是儿子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节目时

拍的，那时的儿子虎头虎脑，长得胖乎乎的，很惹人喜爱。儿子的眼神没有盯着镜头，而是一边做着自己的动作，一边看着别的小朋友怎么做的。

这又是那一年，儿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儿子从小都有些内向，不大和别的孩子玩，但是他的成绩很好。这张照片是老张一直很得意的一张，那是儿子参加全市小学生作文竞赛得了一等奖的颁奖会上拍的。儿子的视线正对着镜头。老张冲着相片上的儿子笑笑，再笑笑，儿子也笑笑，一直笑。儿子的笑和他脖子上的红领巾一样鲜活。老张的目光停留在了儿子的头上，那里有一个疤痕。那是有那么一天，儿子很晚了不敢回家。老张等不见儿子就去找，结果学校里没人，却在回来的时候在楼梯下面发现了躲在那里的儿子。儿子的头上有流出来的血凝固着，问是怎么了儿子死活也不肯说。老张伸手去拉儿子，儿子拽着身子拼命往后躲，老张伸着手说：“回家。爸不打你。”儿子当下就哭了，把手伸给了老张……

阳光慢慢变得耀眼起来，老张开始看不清相片上儿子的脸。只隐约觉得这一张应该是高中时的，那一张是大一那一年寄回来的，还有后来和女朋友一起拍的……

阳台的墙上有一个小光团一上一下地起伏着，那是从老张衣服上的一粒金属扣子上折射过来的光点，就那么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起伏着。

老张隐约听见有电话铃声响，于是起身去屋里接电话，但起身那一刻突然觉得胸口紧紧地抽在一起。

老屋里光线很暗，最终什么也看不清，听不见了。其实电话没有响过。

阳台墙上起伏的光点没有了。从里面望出去，空无一人。从外面望进来，也看不见人。

窗口的木芙蓉，粉的正在怒放，白的即将凋零。

落花依旧

精神，状态，都没有了。愿望到还有一个：独自坐在茫茫的大海边，让海风吹拂着脸面，让海浪冲洗只脚丫，静听任贤齐的《天涯》，听伍佰的《痛哭的人》。

在大学生活已悄然逝去两年之后，我写下了这些感受。或许是以以前把大学生活想象的过于美好，进入大学之后时常有种莫名的失落刚涌上心头，有想在强大压力面前去做一个弱者的企求，有感觉棱角全无的悲哀。生活中常常求雅未能脱俗，求真反面的假，令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种种压力压的我难以呼吸，只有在王杰的歌声那苍凉的旋律里我才能得以残喘每个孤独的夜晚，也只有伍佰那沙哑的歌声伴我入睡。我几度悲伤哭泣，为生活的嘲弄，为命运的多舛。

同学们都为自己的事情忙碌着，我却感到无所适从。随手拿起一本《汪国真诗集》，我来到了一个花园里。置身与花丛之中，我却无法将自己的身心融入这美丽的风景里，心情反而沉重了许多。一阵风吹过，花片纷纷飘落。这是花儿在落泪啊！我想。我忍不住伤感起来。

随手翻动着诗集，有意无意地浏览着那一首首抒情诗。猛然，我的心弦深深地触动了。诗中这样写到："……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那凋落的是花/不是春天。"

我恍然……

一扇久已关闭的门打开了，我又闻到了空气的自然与清新。

又一阵风吹过，花片纷纷飘落。

我不再伤感，虽落花依旧。

乡梦

近了，当日子接近九月，我的生活中就莫名的涌上了一股兴奋与紧张，不是因为新学期的接近，而是因为十月份的步近，十月分在那里？我登上高高的楼房，遥望故乡的天穹，心中一直在呼叫着十月的来临——从放暑假的七月份开始，这种感觉就一直时时刻刻的却上心头，我知道，当我可以拥抱金色的十月份时，我就可以拥抱我的亲人朋友，我就可以烂醉故乡的门口，不是我在觊觎十月份的美丽，而是我在等待着和家人重逢的机遇，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我和家人将5年来第一次相聚过中秋，失落已久的中秋节也，有很多很多的辛酸与无奈。

常常翻翻那些父亲写来的潦草的信笺，我没有太多的快乐，有的是压力与挫折，于是父亲的家书就成化解我心中痛苦的良药，我的骨子里都刻上了思乡的情绪，但当父亲问及时，总回答：“哪里会呢？广州那么美丽，回家里又没什么作用！”但真的没有吗？我自问，泪不忍，为了生活，为了节约盘缠，为了减少父母的忧虑，我强欢容颜，可惜骗得了自己吗？当今年的春节独自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宿舍里，享受冷雨敲窗的痛苦，沐浴凄风寒骨的凄凉，我独自一个人走过了漫长的白天，我独自一个人，熬过了漫长的夜晚，我独自一个人留在了一座离家数百里的学生宿舍，当父母亲还有弟弟在年三十晚上12点多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的泪就不知不觉的流了下来，当叔叔婶婶姑姑在年初四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不禁的流泪？我是不是很脆弱的人呢？不是，我是个坚强的男人，父母亲的话常常的成为我生命的支柱，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我自己——除了我自己之外，所以已经整整四年

了，虽然有挫折和不快，但我居然好好的活着。

夜晚是诱人深思的幽灵，当她的脚步蹒跚的从远处走进了我的视野，我的旺盛的想象力就发挥了作用，书本上的文字在蒸发，杯中的浓茶和苦酒在不歇的往嘴里灌，但心中的乡梦却愈加的清晰，世界上有化解乡梦的琼浆玉液吗？翻开漫长的历史找不到答案，打开冗长的文学书本，字里行间却源源不断的流出了那种写诗时留的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得以流传千古的原因不是正因为给读者以极大的共鸣吗？于是明白无论我在那里，思想的情怀还是会紧紧的苑囿着我，无论伟人、无论平凡人，乡绪都被无一例外的在心里打上了烙印，谁能逃避？

当我看见被春风吹绿了的校园里的柳树时，我就想起了家乡里的河道旁两旁弯弯的杨柳，那里有过我的童年的快乐；当我看见了被春风吹红了的校园里的木棉花，我就想起了儿童时在小学学校的木棉花底下检木棉花的情景；但夏天的脚步塌红了校园里满湖的荷花时，我心底就流过了故乡的荷花的影子，当秋天的干枯的风吹黄了校园里的树叶时，我心中就飘起了妈妈叫我添衣服时的叮嘱；当冬日的凄风冷雨枯萎了校园草地上的草吹落了枝头上的树叶时，我眼前就飞过故乡的大草坪的样子；甚至我看见了街上的桔子李子，我就不经意的想起了故乡；甚至当我吃着粽子，和藕莲我都会不经意的想起了过去的故乡里的饭桌故事，乡梦是什么，是一种有毒的情感，它可以让人很人麻醉，但是人们又是不知不觉的心甘情愿的接受它的束缚，忍受他带来的痛苦，至今为止医学界上尚未找到医治他的良方妙药。这就是乡愁。无色无味，却又实实在在无时无刻的不存在，挥之不去，断之不能。

终于，当金色的十月份一来到，我就可以踏上开往故乡的列车，那里有等待我归去的亲人和朋友。

我仿佛听到了日子的呼吸，我仿佛听到了亲人们的同样的急盼，我们共同在等待，共同在为十月份进行到计时。共同在期待着“中秋人月俩圆”的美梦……

曾写过一篇《乡梦》来表达游子的思乡之情，在这里献给天

下的所有的思乡的游子：

乡梦

风吹来了片片飞舞的落叶，
是载我归家的船儿？
风吹来沙沙作响的声音，
是母亲呼唤孩儿的曲调？
乡愁，乡愁，
缘何午夜的微微熏风
这般轻轻意义的把它吹起？
一切生灵已沉沉沉睡于夜的漆黑，
这段乡愁却悄悄悄然苏醒。
料知下半夜，
故乡的月依旧明，
远方的游子，
独依走廊的栏栅，
极目乡望……
风儿吹呀吹，
游子的思念化成缕缕丝丝
随风翔回故里
路上，游子边豪迈地歌
谁言游子无家
家在天涯
边用手悄抹
眶边盈却的泪珠

水果湖

窗外阴云低垂，天空显得十分清冷，一副将要下雨的样子。目睹这样的天空，我索性卧床不起，愣愣发呆。

时针指向7点5分。外面公路上，不时有汽车发出疲惫的吼声疾驰而过。

收音机里传出一首粤语老歌，歌曲哀怨凄婉。歌词早已不记得，听着听着，我伤感起来，几乎落泪，近来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偶然的什么，会突然触动心中最脆弱的部分。

我关掉收音机，打开电视，缩在床上看晨间新闻。播音员在报道什么全然不知，我定定地看了大约15分钟，起床把电视也关了。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深深一声叹息。死心塌地吧，我想。算了吧，想也无济于事。那已超出你的能力范围。

去浴室漱口洗脸。然后去厨房烧开水，炸馒头片，冲好牛奶。我嚼着馒头片在方桌上摊开昨日的武汉晚报，宾馆的报道登在头版的中间位置，标题相当醒目：“洪山宾馆等涉黄被亮‘黄牌’”。其上是一行小标题：“‘重量级’娱乐服务场所挨了重拳”。

我拨开报纸上的馒头屑，逐字逐句阅读这则报道。

“我市几家‘重量级’娱乐场所被亮‘黄牌’。昨日，我市‘两整顿’（整顿娱乐服务场所及电子游戏机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责令它们限期整改。

这几家‘重量级’娱乐服务场所是洪山宾馆、XX饭店、XX宾馆、XX饭店及XX娱乐城。上述场所存在营利性陪侍和卖淫嫖娼活动，场所内不同程度地存在隔断、包间、贵宾房、门窗安装